



我不喜欢写年终总结。岁时自逝,冷暖自知,可以付诸人前的总结若不是一种时光资产或绩效主义的炫富,就是强打精神,自我宽慰这一年没有虚度,两者都没意思。写读书总结能让书被吃得透,本质是以输出的方式巩固输入,而写年终总结不会为逝去的生命输入新事物。

但是甲辰年伊始的连绵阴雨中,终于还是打开了这个空白文档,或许因为癸卯年开始的时候,我没有对新年的抱持任何希望。那是一个达尔文主义的冬天,我目睹人类随机抓取生死的彩票,目睹无法叙事的别离和哭泣,而自己的身体正失去一些基本机能,包括但不限于翻身的能力,独自行走的能力,顺畅呼吸的能力。说到底,我从不相信洪水降临那天,自己恰好能在方舟内侧。任何人都不该相信这种事,也不该劝人相信这种事。

因此,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像真正的恩赐。我竟然幸存下来,你也是。你是一尊从外太空骤然被抛入月下世界的小神,来自开普勒尚未命名的星系,或是伽利略三月末的残梦。你落入尘世,必将沾染尘埃,你通过我的肉身着床于月下的土壤,整整九个多月随我一起在地球表面行走,这就是他们说的土生土长。当虚无被劈开,有形之物从无形中被凭空拽出,长久用想象打磨的生命成为可触的、血肉模糊的存在,很难说这份暴力属于创生还是死亡,归于芙蓉雅还是海拉。

母亲爱种树,每年春天,她都要在房前院后、田畦地边栽上几棵小树苗。少时,她带着我们去种树,常从树的生长习性、植树谚语中,品味出生活的甘苦,教我们为人处世的道理。

初春,母亲开始念叨:“二月惊蛰又春分,种树施肥耕地深。带上树苗和家伙,咱们到东湖种树去!”我们边做活,边听母亲讲:松软的沙土地、肥水充足的地块,适合栽种杨树柳树;山岗地、黏土层,要栽植松柏、榆杏之类耐瘠薄的树木。栽种时,我们发现,越是土质松软、肥沃的地块,母亲却挖得越深;山坡上的硬土黏土,反而挖得不是那么深。

我有些不明白,她笑眯眯地说:“沙土地松软,肥水也足,杨树柳树容易成活,栽浅了,它们贪图安逸,树根往周边扎,不往深里扎,经不起风雨折腾,很容易倒伏。栽得深一点,逼着它把根扎深扎稳。山坡上的松树、杏树、李树,不能栽得太深,太深就会把它们闷死,只要固定好支架,能扛得住风吹雨打就成,这些树成活之后,就会使劲儿往下扎根,有的都能钻进石头缝里……”母亲还说:“老话说得好,‘树无根不长,人无志不立’,栽树也跟人一样,不管环境安逸还是艰难,都要把自己的根基扎稳扎牢。”

多年后,母亲栽种的

你知道我一直迷恋险境,对远方成瘾。当远方渐次关闭,有意无意地,我选择了让自身成为险境。最终,所有的险境都在内部。当黑暗斗折蛇行,悄无声息,一直蜿蜒到心灵尽头那座孤绝的山峰,触到山顶的夜空,你是否愿意相信,眼前倾盆而下、遍及寰宇的绿色波涛正是极光?磁暴后的世界安静如外太空。谢谢你接受这莽撞的邀请,参与这场内部的历险,和我交换心脏深处的血液,任我的内部雕琢你的

外部,让我的内成为你的外。

现在,你真正进入了这个世界的

外,拥有了独属于你自己、永远无法让我企及的神秘内在。我

看着你的外在:无因的欢笑,无因的大哭,无因的出神,无因的蹦跳,用双手抓住双脚,把自己盘成海岛风格抄本的首字母,或是为镜子里自己的一缕

鬓发着迷,发出一长串比目鱼吞吐海水的元音。和纸莎草上的象形文字相反,你声音的长卷以元音为基调,辅音只是偶然,是竹筒上的虫

蛙和休止符。这难道是因为,你出生前的两个月和出生后的每日,我几乎一天不落地学习着那门由明亮的元音主宰的语言?腹部被剖开后不到一周,当我在病床上架起桌子,对着

屏幕那头的外教磕磕巴巴地操练动词变位,我成了护工口中“全院最拼的宝妈”——她以为我在坚持做直播,还是外贸单。只有我自己

知道,学习语言是真的能够抵御抑郁,犹如在游戏里重开一局,用新号重新探索新手村的种种惊异,再次把蒙在大地上的尘埃一一抹去,不断发现新的秘密绳结,并将它们连成全新的地图。当我得意大利语时,我能感到令一切变得轻盈的要义就在一串串元音之中,这些口唇的珍珠,这些耳内的海浪。学习,是心灵的体操,它让临产的焦虑、产后的低谷、哺乳的痛苦甚至尊严的丧失变得可以承受,因为它是一个播种的

动作,播种是与未来的亲密。

就这样,我们一起牙牙学语,这是我和你单方面的约定。成年后,每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,就是踏上一段新的

孤独旅程,这次不同,这是你我共同的历险,虽然我们的新手村远隔重洋。我并不急于炼制你灵魂的显影药水,因为我自己的灵魂仍藏匿在深处,跳着不愿显现于人前的狐步舞。我也不急于听见你的抑扬顿挫,绘声绘色。就请你尽情戏耍那些元音的热气球,操练你仅有的几个辅音,因为探险的一半快乐在于

起点,新手村的恩赐,是慢到能听见水滴落下的光阴。

今天早上,外教(不再隔着屏幕)让我写一份课文的riassunto(概述,总结),我突然意识到,意大利语“总结”的词源是ri(再)加上

assumere(承担)——再次承担,这是我能够接受的总结。有两个立春

的癸卯年已经过去,我们正进入老人所说的“青龙无春年”。但春天当然还是会来,随着二月多出的一日到来,随着每种自由选择的承担。

和小树苗一样,不一定非得长得多么高大挺拔、成大树当大材,但一定要有用,不当大用当小用也可以……”

母亲用这些浅显直白的种树经验,说出精辟而深奥的道理,让我们受益终生啊!

## 母亲的“种树经”

刘琪瑞

小树已然枝繁叶茂。放了寒假,她带着我们给这些树剪枝,咔嚓咔嚓一阵子,短枝粗杈纷纷断落。我们于心不忍,母亲笑笑说:“小树不剪不成材。咱们种树不是留着好看的,是让它长长长直,当大梁、做板材的,由着它疯长能成吗?果树更要经常修剪,结出的果子才又大又好!”

而今,母亲八十多岁了,依然爱种树,我们带着孩子回家帮她种树。母亲偏爱栽种那些生长缓慢、不易成材的树,像榆树、洋槐,美其名曰“菜树”。这些树种都是乡人淘汰的,母亲却情有独钟,说:“人要知道感恩,不光要感谢帮扶过你的人,也要感谢这些成不了大材的杂树,早年青黄不接时,树上的嫩芽嫩叶、花穗儿救过全家人的命呐!咱们种几

棵,看着它们慢慢长大,再采两把嫩芽嫩叶,摘半篮花串、榆钱儿,吃一吃庄户饭,才能品出现在日子

的甜!”她对孙辈们说:“人

和孙辈们说:“人

收在《尾随者》的八篇小说,最早的一篇从2012年开始写,完成于2014年,最晚的是

2020年的作品(在书中的排序不按照写作顺序)。其间写的中短篇不止这些,有几篇我觉得差些意思,未作收录,所以算是

精选集。修订重读的时候,身为作者,分明地辨认出若干年间的文风变化,同时

被唤醒的,还有属于每个故事的灵感来源、演变脉络、这个故事和那个故事间的牵绊与联系。在这个

意义上,结集对于作者本人,是很好的回顾与锻炼。

八个中短篇,是八个小世界。各个世界中的人,有他

在上海作协听讲时,住在巨鹿路附近的襄阳饭店。从巨鹿路出发,走到景云里时,阳光正好,微风不燥。地处虹口区横浜路35弄,建于1925年的景云里,是我多年前想要探寻的一个梦。如今站在弄口,鲁迅在上海的第一所住所,也一如当年模样,感到好不真切。

这条里弄不似想象中那么整洁,那么亮堂,为什么鲁迅、茅盾、叶圣陶等文化名人都曾居于此?我不得而知。但只是一眼,我便被它吸引,至此深陷不已。

眼前的弄堂纵横交错,弯弯曲曲,石库门、青瓦墙,楼挨着楼,门对着门,阳光浅浅地落在其间。每一条小弄,每一个门牌,每一扇窗户,每一根电线,以及青石板上的每一块石头,每一幢建筑,在阳光无声的明灭中,留下深浅不一的剪影。那些曾在书里看到的東西,即刻活了起来,摇身一变,成了我熟悉的画面,让渺小的我在偌大的城里,感到无比亲切。

那石库门成了广袤疆土里的胡杨林,青石板成了天山脚下的牧草地,还有那深巷幽弄,正和伊犁河遥相呼应,从汗腾格里峰一路蜿蜒,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,冬去春来,生生不息。伊犁河是生我养我的地方,鲁迅先生的笔墨是予我以丰厚精神的诗和远方。

记得在北京时,有一天也是阳光正好,我特地走进阜成门内宫門口二条19号鲁迅旧居。虽没有看见书里的两株枣树,却看见先生当年手植的两棵丁香花。丁香花馥郁芬芳,枝繁叶茂,快遮挡住院子里的天空。恍惚间,想起很早之前的一个夜晚,在出租屋昏暗的烛火下,我非要缠着母亲读故事,还要童话故事。可没有文化的母亲能讲什么故事,我只是一味地哭着,喊着,闹着。神奇的是,不知她从家里什么角落翻出什么书,

传承,感恩生命。春笋,切成细细的丝。在砧板上切一棵笋,也是一种好感觉。笋丝炒鸡蛋,绵软之中有嚼劲,鲜香之中有回甘。

鸡蛋这东西,很奇怪。冰箱里存放很久的鸡蛋,打出来,蛋清会变得很少。只要蛋黄不散掉,还能吃。但你拿在乡下农家乐吃的一盘金灿灿香喷喷的小葱炒鸡蛋,比之

拿“没有散掉的蛋黄”炒的鸡蛋,立刻无语了。前年在崇明的民宿过年,门前的窄巷,三个农妇在聊天,看着看着也聊上了。问对门住的那个面善的农妇,她家的鸡卖不卖。“那是些下蛋的母鸡,从来没卖过。”她歉意地回答。但最后,她说,我长得像她喜欢的小姑妈,她就欢天喜地地去抓了一只。我欢天喜地地得了一只之后,又问她:“鸡蛋卖不卖?”

她说,她城里三个第三代孩子,都是只吃他们自家鸡下的蛋的。他们从不吃买的鸡蛋,说不好吃。真是不好意思呀。

鸡蛋铺天盖地地卖,令人眼花缭乱。鸡蛋也是盲盒呀,贵的不一定就是好的。有些人看朋友走亲戚,送两盒鸡蛋。不是你老家的鸡亲自下的,怎么好意思送人?

网购过鸡蛋,看着图片,鸡妈妈一个个有照为证,一个个蛋仿如昨生。但快递送来的两盒60个鸡蛋,一半是坏的;不坏的,那个新鲜程度也是可以想见的了。

韭菜啦,竹笋啦,香椿芽啦,闪闪亮亮的放于案头,考验鸡蛋的时候到了。敲开一个,要问一下:“你,配吗?”

我们的每一个春天和上一个有相同,也有不同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带着家庭与早年生活留下的烙印,渐渐融入其中仿佛无碍的他乡生活,反过

来让旧的自我显得清晰。也许有读者注意到了,《最后一只巧克力麦芬》是长篇《星在深渊中》的番外。即便没读过该长篇,也不影响单独享用这则中篇,不过,我抱有谨慎的期盼,说不定有那么几位读者,在读完《麦芬》后,会想要读一读与其一脉相承的长篇。

最后想说,希望你喜欢这些故事,不用全部,若读者从其中一两篇找到共鸣,作者便足够欣慰,便能获得新的气力,继续前行、观看,和书写。

(本文为默音小说集《尾随者》后记,标题为编者加,中信出版集团,2024年1月第1版)

边读边哄我睡觉,我总能做一个香甜的梦。

每当想起这件事,我总是暗自一笑,我妈哪里是在给我读故事,她完全是在编故事,而那本书正是鲁迅的《野草》,她巧妙地用书里片段,为我编织了一个又一个童话。所以在很久之前,我就听到“我家门前有两棵树,一棵是枣树,另一棵也是枣树”。彼时走在二条胡同,再仔细品读《秋夜》开头的两棵树,心里真是别有滋味。

如今来到上海,看着时光里的景云里,想着先生曾生活的地方,绍兴、广州、北京、上海……恰好我去过广州和北京的鲁迅故居。这一刻我是何其幸福。

漫步“鲁迅小道”,在鲁迅、丁玲、田汉、郭沫若等人的巨幅版画间,一路晃荡到了内山书店。凝视眼前门匾“1927·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”,心情之复杂,现在想来仿若昨日。砖木外墙,中式橱窗,书架除摆有鲁迅著作和各类书籍,还有“左联”的旧书和刊物。凭窗远眺,窗外车辆川

流不息,人群熙熙攘攘,窗内则一派悠然,岁月静好。

倚靠堆满书的一角,打开《南腔北调集》,不禁陷入遐思,小时候读鲁迅是出于什么心情,是当时只有读书这种消遣方式,是爱好,抑或一种感觉?我已记不得,但无关紧要,因为从小到大,不同时期,不同年龄,不同地点,读鲁迅的感受不同,收获亦不同。至少此时此刻,我有了一不一样的收获,想来日后再读,定会另有所获。

从巨鹿路出发,走到虹口鲁迅小道,绍兴三味书屋,再到我的家乡新疆伊犁,我为实现又一个愿望——走鲁迅先生走过的路,而欢欣不已。不过此时的欢喜,已不似从前,而是多了一种泰然,或许这便是岁月的洗礼。

张振

张振

张振

张振

张振

张振

张振

张振

## 母亲的“种树经”

刘琪瑞

小树已然枝繁叶茂。放了寒假,她带着我们给这些树剪枝,咔嚓咔嚓一阵子,短枝粗杈纷纷断落。我们于心不忍,母亲笑笑说:“小树不剪不成材。咱们种树不是留着好看的,是让它长长长直,当大梁、做板材的,由着它疯长能成吗?果树更要经常修剪,结出的果子才又大又好!”

而今,母亲八十多岁了,依然爱种树,我们带着孩子回家帮她种树。母亲偏爱栽种那些生长缓慢、不易成材的树,像榆树、洋槐,美其名曰“菜树”。这些树种都是乡人淘汰的,母亲却情有独钟,说:“人要知道感恩,不光要感谢帮扶过你的人,也要感谢这些成不了大材的杂树,早年青黄不接时,树上的嫩芽嫩叶、花穗儿救过全家人的命呐!咱们种几

棵,看着它们慢慢长大,再采两把嫩芽嫩叶,摘半篮花串、榆钱儿,吃一吃庄户饭,才能品出现在日子

的甜!”她对孙辈们说:“人

和孙辈们说:“人

和孙辈们说:“人

和孙辈们说:“人

和孙辈们说:“人

和孙辈们说:“人

和孙辈们说:“人

## 寻找一只早春的鸡蛋

杨晓晖

里,那也称得上有富贵气了。肉丝可以细如发丝,鸡蛋却是敦敦实实。

春天最美味的东西,都得上鸡蛋。

香椿芽炒鸡蛋。不爱的人是怪胎。竹笋烧腌笃鲜当然是至美,但吃过竹笋炒鸡蛋,也惊为天人。香椿芽炒肉丝没听说过。香椿炒香椿,也像吃草,香椿拌豆腐,有咸鲜之味。但晒干了的香椿,无精打采,靠着无数的盐巴才不至于腐烂,它们常常靠在超市的犄角旮旯,无人问津。不健康食品嘛。

现在的年轻人被外卖弄坏了口味。重油、重糖,有时重辣。火速一餐,碗也省洗。久而久之,对时令、对季节都没了感觉,不知道土地与植物的变化。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好吃的菜,什么才是吃了以后,人会感恩上苍,感恩

传承,感恩生命。

春笋,切成细细的丝。在砧板上切一棵笋,也是一种好感觉。笋丝炒鸡蛋,绵软之中有嚼劲,鲜香之中有回甘。

鸡蛋这东西,很奇怪。冰箱里存放很久的鸡蛋,打出来,蛋清会变得很少。只要蛋黄不散掉,还能吃。但你拿在乡下农家乐吃的一盘金灿灿香喷喷的小葱炒鸡蛋,比之

拿“没有散掉的蛋黄”炒的鸡蛋,立刻无语了。前年在崇明的民宿过年,门前的窄巷,三个农妇在聊天,看着看着也聊上了。问对门住的那个面善的农妇,她家的鸡卖不卖。“那是些下蛋的母鸡,从来没卖过。”她歉意地回答。但最后,她说,我长得像她喜欢的小姑妈,她就欢天喜地地去抓了一只。我欢天喜地地得了一只之后,又问她:“鸡蛋卖不卖?”

她说,她城里三个第三代孩子,都是只吃他们自家鸡下的蛋的。他们从不吃买的鸡蛋,说不好吃。真是不好意思呀。

鸡蛋铺天盖地地卖,令人眼花缭乱。鸡蛋也是盲盒呀,贵的不一定就是好的。有些人看朋友走亲戚,送两盒鸡蛋。不是你老家的鸡亲自下的,怎么好意思送人?

网购过鸡蛋,看着图片,鸡妈妈一个个有照为证,一个个蛋仿如昨生。但快递送来的两盒60个鸡蛋,一半是坏的;不坏的,那个新鲜程度也是可以想见的了。

